

刹一刹地方政府的举债冲动

陈方

观说,一些债务资金的投入,加快了地方基础设施建设,势必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。但是,地方举债的各种问题,并不能忽视。

在转载《人民日报》这篇报道时,有网络媒体直接将标题改为《地方欠债越多,官员提拔越快》,虽然有“标题党”之嫌,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债“怪相”。在政绩考核压力下,投资可以对GDP增长有更加直接的拉动作用。于是,一些地方官员急于在任期内表现“政绩”,项目建设热衷于“短、平、快”,发展规划和项目立项缺乏科学严谨的论证,导致投资效率明显偏低,同时还增加了债务风险。

地方政府凭借“信用”向银行或者其他融资平台借钱并不难,一个官员为了谋求政绩“造富一方”,在任时向

银行大举借债并承诺30年还清。官员在任可能只有五年甚至时间更短,任期内他可以保证每年向银行支付利息,当官员调任他处或者离任,他在这个地方任职时欠下的巨债当地政府如果无力偿还怎么办?一些政府性债务“借、用、管、还”的责任主体不清晰,“借的人不用,用的人不还”,多头管理,出了问题相互扯皮的现象并不鲜见。“虱子多了不痒,债多了不愁”,这一民谚很能反映地方政府举债的潜在心理。

官员追求政绩并非一无是处,在符合当地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下适量举债,无可厚非。但如果为了追求政绩不顾客观实际盲目举债,所带来的隐患恐怕就不只是“还不了钱”那么简单,它还会破坏一个地区的经济生态,甚至引发经济倒退。

今年8月初,当审计署开始对地方债务进行审计时,曾有媒体报道一些县级市的财政局长都“愁白了头”,三天两头被书记、市长“拎着”,跑各家银行的省行、总行去汇报,商量对策。财政局长们为何焦虑,恐怕还是地方债务问题多多。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了,地方政府的举债冲动必须要刹一刹了。

刹住地方政府的举债冲动,归根到底还是要约束官员。在这方面,早有专家提出,“假若让地方主官对当地政府欠债负责,比如规定债务率超100%不得升迁,地方断不会再乱借债的。”如果真能以地方债务率来考核官员的升迁,官员能不担心头上的“虱子”多么?当“挠痒痒”的压力超越了“债多了不愁”的心理,盲目举债的冲动自然也就被遏制了。

城镇不能“中看不中用”

权威声音

前不久,应朋友之邀去其新居参观。“今年这里的房价涨了一倍,”忙问何故,“因为今年地铁6号线开通了……”还有一位朋友在郊区买了一套独立式别墅,路途远,且不通公交车,不通天然气,没有超市商场,冬天没有暖气。可见,公共设施的欠缺,使朋友在郊区的别墅生活不方便,并增加了生活成本。

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,我国城镇规模迅速扩大,但由于唯GDP是举和政绩观的强力驱使等原因,造成城市功能不完善、不协调,不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,公共事业投入不足,交通拥堵、空间拥挤、安全风险严重、生态空间不足等“城市病”显现。

城市建设竞相攀比,容易体现城市管理者的“政绩”。但老百姓更关心的是上班下班、衣食住行、休闲娱乐是否方便,服务设施是否健全。如果“中看不中用”,老百姓就不会买账。

城市的本质就是让市民安居乐业。“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尊严、健康、安全、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。”——这是联合国人居署在《伊斯坦布尔宣言》中对城市的要求与“定位”,毫无疑问,这也应是我国城镇化的目标。

(刘建华,见今日人民日报,本报有删节)

自由谭

人们就事或某人的看法分化成若干个阵营,是公共讨论的一种常态。无论是改革、开放等宏观议题,还是“韩寒的身高到底有没有一米七”之类的口水仗,都能让持不同意见的人吵得面红耳赤。不过,想必很多人也都已经注意到,几乎在每一场争论中,都会出现一些比较特别的论者——他们热衷于表达与流行意见相异的观点,他们自诩“理性、中立、客观”,他们被网友称为“理中客”。

拆开来,“理性”“中立”“客观”全都是褒义词,它们也是多数人在公共意见表达中颇为稀缺的品质。但当这三个词组合成为“理中客”这个网络标签,则或多或少带有几分贬损的意味——如果有人用“理中客”来评价你的观点,



如此报告

杜建国 画

舆论场真有“理中客”?

汤嘉琛

往往意味着对方认为你的观点仅仅“看似理性”“看似中立”“看似客观”。

单从话语和逻辑习惯来说,“理中客”们的发言,常常带有“你们看到的都是表象而我谈的才是本质”的智力优越感,他们总认为自己掌握了健全的价值观;他们自诩在立场、阵营上保持中立,强调除了事实没有其他因素能左右他们的观点;他们善于使用真实、正义等抽象词语,以显示自己话题选择标准的公正。但是,“理中客”也是常人,他们的任何判断都不可避免会体现自己的价值预设、价值偏好。

不同的人对“理性”和“客观”的理解,原本就带有强烈的“主观”

色彩;至于“中立”,如果一个人真想某个议题上保持中立,最佳的选择其实是做一个纯粹的旁观者,而不是成为论战参与者。人们将有限的时间、精力、话语资源分配给哪些话题,本身就是基于价值判断而做出的一种选择。此前的诸多案例也都在证明: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,名副其实的“理中客”极为稀缺。

一个人在公共讨论中呼吁回归“技术讨论”,并不保证他的出发点足够客观公正,选择性失明以及放大一些次要细节,真正目的可能是转移舆论重心。尤其需要警惕的是,如今很多公共讨论中冒出的“理中客”,看似理、中、客的言论,

实际上带有刻意扭转舆论风向、搅混水污染舆论的企图,终极目的在于加剧舆论阵营分化,诱使一些人放弃原先的立场。当然,有些“理中客”,则明显带有向权力谄媚、主动为权势辩护的“乡愿”气质。

“理中客”这个看上去很正派的词,如今已成为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负面标签,即便如此,尽量在公共讨论中秉持理性、中立、客观的原则,让观点表达少受利益、立场、权势的干涉,依然应该成为社会的基本共识。毕竟,即便能做到“理中客”这三个字中的一个字或两个字,对于消弭社会分歧、增进社会共识而言,也都算得上是一件好事。

新民随笔

记者节随想

李颖

● 马上要到记者节了。说来惭愧,做了16年新闻工作,知道记者节是每年11月8日,但为什么定在这一天,却不甚明了。特意去查了一下,在此也顺便普及一点知识:2000年8月,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国记者协会的请示,同意将11月8日定为记者节。因为1937年11月8日,以范长江为首的左翼新闻工作者在上海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,这是中国记协的前身。

● 说到范长江,熟悉新闻工作的人可谓如雷贯耳:他载入史册的战地通讯《中国的西北角》、他曲折的一生充满传奇和故事、以他名字命名的新闻奖是中国记者最高荣誉……他还说过这样一句应该被铭记的箴言:“有了健全的、高尚的人格,才配做新闻记者。记者应当是社会所尊重的人物,如果在人格上有了根本的缺点,就不能算做新闻记者。”

● “如果你拍得不够好,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。”这是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·卡帕留下的一句经典。根据国际新闻协会的报告,过去10年全球有超过800名记者殉职,其中2011年甚至创下119名记者死亡的“年度黑色纪录”。记者工作承受的风险、压力以及付出的辛劳,远远超出常人想象。但,仅有无畏是不够的。

● “当你看到我们名字的时候,我们的新闻在纸上;当你看不到我们名字的时候,我们的新闻在路上。”多年前,国内一家颇具影响的报纸新年寄语里,这句充满热情的口号,与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家国情怀以及“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”的责任担当,曾经激励许多年轻人走上新闻记者的岗位。令人叹息的是,而今在某些新闻从业者看来,“我们的名字”竟然已不那么重要。

● 前段时间,一位中央媒体评论员在大学演讲时说:“新闻教育的所有光荣,都在于激发和传递对真相的激情,并且以专业主义的精神去报道和评论它。”的确如他所言,当下让我们热血沸腾、让我们亢奋的东西太多,热血沸腾容易犯错,“我们要向社会输入冷静力量”。打铁还需自身硬,否则再多的荣耀,也经不起一个又一个“负能量”的消耗。

新民新语

小镇青年

孙佳音

四岁之前,他在山里跟哥哥们一起放牛。十六岁之前,他没有去过省会,哪怕那个城市在大多数北京上海孩子看来只是“乡下”。二十岁的时候,他忽然决定要去真正的大城市闯荡,背上行李买了站票就一个人跑到深圳。六年之后,他跟朋友合租了一套狭小的二室一厅,每月房租两千,日子不好不坏,每年回家一次。

这六年里,他曾经穷到连泡面都吃不起,要去朋友家投宿,却发现来回的路费要十四块,贵过睡一夜网吧十块钱,于是没去;也曾经应聘服务员都碰壁,有老板客套地说留个号码再联系,他只得如实相告,因为没钱充值早已停机;还曾经一年都不给父亲打一个电话,他说当时年少不知道如何才能说服家里,叫他们相信自己会有出息。

这样的小镇青年,这样的漂泊生活,散落在我们这座城市的角落里。霓虹和车流中,我们擦肩而过,不曾为他们们的故事多停留一刻,因为实在是寻常。两周前,跟这个男孩一起翻山越岭回他的家乡,听他絮絮叨叨回忆单薄的少年时光,只因为他叫张恒远,是第二季《中国好声音》的亚军。是的,他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,这让那些卑微的日子都有了光彩。

贵州,凯里,黄平,跟我想象中黔东南的青山绿水不同,沿路所见大多是过度开凿的山壁和几乎干涸的江河,所幸张恒远远父母为儿子骄傲的笑容,从眼角漫溢出来,叫人觉得空气都是甜的。只是回想起来,在张恒远当年读书的师范,当几百个小孩将儿子团团围住,张爸爸的表情反而生出一丝惆怅来,我本以为他会满满的都是骄傲。还有,在当地官员轮番要和这个“好声音”亚军喝酒合影的时候,恒远妈妈只是心疼地站在一旁默默地摩挲手指,我想她大概知道,儿子的生活已经就此不同。

一个热爱音乐的小镇青年,十年打拼,终于在镁光灯下获得数亿掌声,这足够鼓舞拥有梦想的年轻人继续勇敢。但故事的另一面,是已经很少有青壮年愿意留守在贫瘠的土地;是年迈的父母很难见到儿女一面,哪怕过年;是距离世俗意义的成功越近,距离父母和故乡可能越远,就好像张恒远,他上一次回家是因为电视台要拍宣传片,也只待了不到一天。

想到这里,闪亮成功也顿生出哀伤来,为小镇和它的青年们。